

東周夷式玉石器初探 中國古玉分域研究之三

楊建芳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山東於遠古時期為東夷族之主要分布地區。¹西周初，周人勢力東向，於山東建立諸侯國，然治下民衆多為土著之夷人。²伯禽於魯「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傳》定公四年)、呂尚於齊「因其俗，簡其禮」(《史記·齊太公世家》)，皆係針對被征服之廣大夷人。此外，周代山東仍有若干夷人建立之小國，如邾、莒等國。周人與夷人共處，導至周文化與夷文化並存。³筆者近時研究山東地區出土之東周玉石器，發現除大量中原式玉器(如曲阜魯國故城乙組墓出土者⁴外，尚有風格迥然不同之一批玉石器。此類玉石器迄未引起世人之注意，爰特撰文討論，俾考古學家及美術史家於東周玉雕，能有較為全面深入之認識。

上述風格迥然有異之玉石器，出土於：曲阜魯國故城甲組墓⁵、莒南大店莒國貴族墓⁷、臨淄郎家莊一號墓及殉人坑⁸、昌樂岳家河東周墓⁹及淄博南韓村戰國墓¹⁰，茲分述如下：

- 1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頁56。
- 2 王獻唐《山東古國考》，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11月，頁208-209。
- 3 山東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9月，頁214-215。
- 4 張學海《試論魯城兩周墓葬的類型、族屬及其反映的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頁81-97。
- 5 《曲阜魯國故城》，頁160-178，圖一〇九一、一二九，圖版玖肆一壹壹零。
- 6 同上注，頁109-110，圖版伍貳。
- 7 山東省博物館等《莒南大店春秋時期莒國殉人墓》，《考古學報》，1978年3期，頁334，圖版捌：4。
- 8 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頁79-80、91，圖九：1及4、一〇：1、二一：1-9、二六：1-11，圖版拾：1-5、拾叁：1-2、5、拾伍。
- 9 山東省濰坊市博物館、山東省昌樂縣文管所《山東昌樂岳家河周墓》，《考古學報》，1990年1期，頁94-95，圖二一：14、20、21、22、23。
- 10 于嘉芳《淄博市南韓村發現戰國墓》，《考古》，1988年5期，圖四：1-8。

(一)璧——有素面及加刻紋飾者二種，皆滑石雕成。素面璧其外緣輪廓不甚圓，中孔位置略偏，雕工較差。(圖一：7)

加刻紋飾之璧，其紋飾多呈幾何圖案，計有：(1)二斜綫中夾一渦紋(圖一：1)；(2)多層同心圓圈，二圈之間分刻成多個弧形長方(圖一：2)；(3)多層同心圓圈，二圈之間加刻多個同向折綫(圖一：3)；(4)多層同心圓圈，二圈之間加刻多個小曲綫(簡化渦紋)(圖一：4)。

(二)環——中孔較大，亦有素面及加刻紋飾者二種，以滑石、水晶、玉髓雕成。

素面滑石環其內外邊緣略窄，橫截面呈左右對稱之多邊形。(圖一：12)水晶及玉髓環，其橫截面亦呈左右對之多邊形。(圖一：8-11)

加刻紋飾之環皆為滑石質，紋飾為多層同心圓圈，二圈之間加刻多個小曲綫(簡化渦紋)。(圖一：5-6)

(三)玦——石質，內外邊緣輪廓皆不甚圓，缺口尚未完全分離，雕工頗差。(圖二：1-2)

(四)琮形飾——石質，內圓外方，一面有短射，相對另一面無射，其形制與一般玉琮不全相同。(圖二：3-4)

(五)璜——石質，近似弧形，背部平直，兩端各穿一孔。(圖二：5)

(六)有「角」珩——玉髓雕成，近似弧形，但兩端分別呈折角狀，上端於折角處各有一角狀之凸飾，中間上端穿一孔。(圖二：6)

(七)獸形珩——滑石雕成，呈雙獸聯體形，作回首對視狀。獸身飾不規整之卷雲紋，然每一獸身刻一道席紋或網紋。聯體上端及每一獸腹各穿一小孔。(圖二：7-9)

(八)管珠——以玉髓或水晶雕成，形狀不一，呈扁方柱體、算珠形、多面體及長身而中間有凸棱等形式。(圖二：10-14)

(九)簡化龍形佩——玉髓雕成，呈極簡化之龍形，近龍頭處穿一孔。(圖三：1-2)

(十)眉形飾——滑石質，兩端各穿一孔，飾席紋。(圖三：3)

(十一)梭形飾——滑石質，中間有一梭形穿孔，飾席紋。(圖三：4)

(十二)牙——玉質，扁平，鈎形，寬端穿一孔，飾粗細兩種鱗形紋。(圖三：5)

(十三)圓柱形飾——滑石質，短圓柱形，一端有略深之槽，表面飾多行渦紋及平行短綫，兩種紋飾相間。(圖三：6-7)

(十四)圭形飾——滑石質，扁平，似圭形，惟上端呈弧狀。飾勾連卷雲紋及渦紋，近中央有一似方形之網紋，穿三小孔。(圖三：8)

(十五)長方牌飾——滑石質，扁平，長方形，飾勾連卷雲紋及渦紋，中央有一近似方形之網紋。上下端中部各穿一小孔。(圖三：9)

(十六)圭——石質，上寬下狹，下端穿一孔。(圖三：10)

上述玉石器包括璧、璜、玦、琮、牙、圭等，與中原玉器之種類基本相同。但二者之紋飾則大相徑庭。如所周知，河南、山西等地出土之東周玉器(中原式玉器)，流行龍紋、卷雲紋、渦紋、長尾蝌蚪紋、S紋及穀紋。^{11、12}而上述玉石器卻以多圈平行折綫、多圈簡化渦紋、席紋、平行短斜綫及鱗形紋為主，幾何圖案化之風格甚為突出。此外，上述玉石器多以滑石、玉髓及水晶雕成，玉質者為數無多。此與中原玉器以玉材為主者不同。此二顯著之差異，表明上述玉石器不屬於中原系統，應另有淵源。下面試加分析。

上述玉石器中，鱗紋玉牙(圖三：5)出土於莒南縣大店墓M2。此地位於莒國疆域內。墓內出土多件青銅器，其中九件鈕鐘均鑄有「𦉑叔之中(仲)子平自作鑄其游鐘」。¹³按𦉑即𦉑，亦即莒。¹⁴學者認為鈕鐘銘文中之「平」，或即莒國國君茲平公。另外，此墓內有腰坑，坑內殉葬狗。根據曲阜魯國故城兩周墓發掘所見，墓內帶腰坑及殉狗者應為夷人習俗(源於商人)。要之，大店墓M2為莒國國君或貴族之墓葬，應無可置疑。按莒國保留較多遠古夷人之文化習俗。^{15、16}此墓出土玉牙，其紋飾與中原出土玉牙之紋飾(龍紋)截然不同，實非偶然。蓋前者為夷人之玉器，而後者乃中原式玉器。

上述玉石器中之刻紋璧，其中飾二斜綫夾一渦紋及多圈弧形長方或多圈同向折綫者，(圖一：1-3)出土於昌樂縣岳家河周代墓M102、M139及M150。按岳家河與臨淄相隔不遠，發掘者認為此等周代墓應屬齊文化範圍。¹⁷然如文首所指出，周人於山東建立齊國，治下民衆多為土著之夷人。岳家河周代墓是否為夷人墓葬，值得考慮。為解決此問題，不妨先從隨葬陶器進行考察。按岳家河周代墓出土之喇叭口形矮座陶豆(豆座有凸棱)及寬沿高柄杯形陶簋，¹⁸與曲阜魯國故城甲組墓(夷人墓)出土之同類型之陶簋及陶豆，¹⁹形制幾乎雷同。此二種類型之陶簋及陶豆，被視為山東地區夷人陶器特色之一。²⁰其次，岳家河

11 楊建芳《春秋玉器及其分期——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四》，《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8卷，1987年，頁1-28。

12 楊建芳《戰國早期玉器——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9卷，1988年，頁21-44。

13 《莒南大店春秋時期莒國殉人墓》，頁332。

14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增訂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173-174。

15 王汝濤《魯南東夷文化與春秋莒國》，《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九輯，頁292。

16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頁119。

17 《山東昌樂岳家河周墓》，頁98。

18 同上注，頁81、86，圖一〇：1、2、5、6、一五：5、8。

19 《曲阜魯國故城》，頁97、104，圖五七：2-4、六二：5、7。

20 《試論魯城兩周墓葬的類型、族屬及其反映的問題》，頁87。

經發掘之周代墓共57座，其中墓內設有腰坑者共23座，腰坑內多數殉狗。此應如前所述乃東夷人習俗。另外，尚有未設腰坑卻殉狗者如上舉墓M139及M150，²¹當亦屬具夷人傳統之墓葬。上舉之墓M102，雖無腰坑及殉狗，但其隨葬品中有頗奇特之橋形陶飾及骨盒。²²此二種特殊之隨葬品亦見於有腰坑及殉狗之夷人墓（如M105、M121、M127、M128、M150），²³M102亦當屬夷人墓。既然M102、M139及M150為夷人墓，則此三墓出土之刻紋滑石璧應屬夷式，故其材料尤其紋飾與中原式玉器大相徑庭，實不足為奇。

至於多圈簡化渦紋璧，（圖一：4-6）出自臨淄郎家莊一號墓之陪葬坑1及坑4。此墓為齊國貴族墓葬，其槨室周圍共有17座陪葬坑，坑內均有棺槨及豐富之隨葬品。不僅如此，有二座陪葬坑居然有殉人。足見陪葬坑內之死者身分不低。七座未經破壞之陪葬坑，其中之人骨經鑑定為女性，年齡多在二十歲左右。發掘者認為可能係墓主（貴族）之「後宮妾婢」，此結論應可信。此等「後宮妾婢」中是否有夷人，無由判定，然亦不排除其可能性，蓋齊國君主有娶夷女為夫人者。（如《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其中之徐嬴當為夷人後裔。）此三石璧紋飾之組成規律，與前述昌樂縣岳家河多圈折綫紋璧（圖一：3）相同：璧之肉部刻多圈同心圓，二同心圓之間加刻幾何紋飾。故可肯定郎家莊一號墓陪葬坑出土之此三件多圈刻紋石璧，亦當屬夷式石飾。

無紋飾之滑石璧，（圖一：7）外緣輪廓欠圓，中孔位置亦偏離正中心，與中原東周玉璧環之規整形制呈鮮明之對比。此件素面璧與上述多圈簡化渦紋石璧出於同一陪葬坑，故前者亦當為夷式石器。

郎家莊陪葬坑尚出土不少滑石、玉髓及水晶雕成之環（其橫截面呈左右對稱之多邊形），及簡化之龍形佩。（圖一：8-12及三：1-2）此類環及龍佩亦見於其他地區東周墓，如河北靈壽縣西岔頭村戰國墓。²⁴然就數量而言，當以郎家莊一號墓出土最多，且全出於陪葬坑。尤堪注意者，其中一部分與前述之多圈簡化渦紋滑石璧共存，如陪葬坑1及坑4。²⁵如前所分析，多圈簡化渦紋石璧為夷人文物遺存，則此類玉髓、水晶飾物亦有可能為夷人傳統工藝品。

郎家莊陪葬坑10出土有雕工極差之石玦，其外緣輪廓及中孔皆不甚圓，且缺口大部分相連未分開。（圖二：1-2）此坑尚出土有形制特殊之琮形飾及璜。（圖二：4-5）此等石飾之形制與中原東周墓出土之玦、琮及璜，或不盡相同，或顯著不同。此坑亦出土較多玉髓

21 《山東昌樂岳家河周墓》，頁100。

22 同上注，頁98。

23 同上注，頁98-100。

24 文啓明《河北靈壽縣西岔頭村戰國墓》，《文物》，1986年6期，頁22，圖八、一二、一三、一五。

25 《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圖版拾叁：3-4。

及水晶佩飾，²⁶其組合與洛陽東周墓玉佩串飾截然不同。²⁷發掘者認為此種組合差異「反映兩地習俗的差別」。²⁸其實，周人於齊「因其俗」，則齊地之習俗必保留不少夷人之傳統。換言之，陪葬坑出土之此類較別緻之玉髓及水晶佩飾，極可能為夷人遺存。此類佩飾與形制較特殊之玦、琮形飾及璜共存，應非偶然。

郎家莊陪葬坑8出土兩串佩飾，均由水晶環、管、珠及玉髓珩組合而成。²⁹此種玉髓珩之形制頗特殊，與中原式玉珩不同。(圖二：6)後者呈弧形而非呈折角狀，且上端邊緣亦無一對角形凸飾。顯然，此種珩非中原文化產物，而應屬夷人文化。

郎家莊一號墓及陪葬坑尚出土大量玉髓及水晶管、珠，形式較多。其中如扁方柱形管、中部有凸棱之長圓管、算珠形珠、多邊形珠等，均不見或罕見於其他地區。(圖二：10-14)此亦當為地域及文化特點之一種表現。

尚須指出者，郎家莊一號墓本身(墓主)出土之玉石飾中，既有顯著之中原式玉管(其紋飾為卷雲紋、渦紋、長尾蝌蚪紋等)，³⁰復有二件紋飾較為特殊之柱形石飾。(圖三：6-7)就整體而言，此二石飾之紋樣與中原式玉器者(如上述玉管紋飾)，可謂大異其趣。顯然此類柱形石飾乃夷式文物。齊國統治階級人物雖為周人後裔，然生活於夷人眾多之社會中，難免受土著文化之影響。如齊國貴族階級婚姻制度，因受東夷舊俗之影響，而存在同姓通婚、姑姊妹不嫁等與周人習俗不同之現象。³¹其他方面諒亦難例外。故此墓主(齊國貴族)之隨葬品中包含有夷人石飾，亦不難理解。其實，此墓主除以人殉葬外，尚以八條狗隨葬。此種以狗殉葬之作法，是否受夷人習俗之影響，亦值得注意。

除莒南大店、臨淄郎家莊出土之夷式玉石飾外，淄博市韓村出土之一組滑石飾亦頗重要。韓村為一戰國墓地，就已清理之13座墓而言，「排列較有順序」，且無「互相打破、疊壓的現象」。因而，此處可能為公族墓地所在。其中一墓設腰坑，坑內置一豆盤。此現象亦見於前述之昌樂縣岳家河周代墓M123。³²此一雷同顯示韓村戰國墓可能屬於夷人墓。韓村出土之一組滑石飾，計有三件獸形珩及眉形飾、梭形飾、圭形飾、方形牌飾等各一。(圖二：7-9、三：3、4、8、9)其中圭形飾及方形牌飾刻勾連卷雲紋及網紋。此等紋飾流行於中原地區。三件獸形珩飾不規整之卷雲紋，且於每一獸身加刻一道網紋或席紋。眉形

26 同上注，頁95，圖二三(左)，圖版拾肆：1。

2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1月，圖版柒壹：1-2。

28 《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頁94。

29 同上注，圖版拾叁：1及圖二：8。

30 同上注，頁79，圖九：2。

31 魏琦《齊國婚俗初探》，《中國古代史論叢》，第八輯，頁422。

32 《山東昌樂岳家河周墓》，頁73、75。

飾與梭形飾則全為席紋。此種席紋不見於中原玉器，乃極富於地方色彩之紋飾。結合上述腰坑內置豆盤之現象考慮，可肯定此種席紋應屬夷人之裝飾紋樣。由此可推定此組滑石飾，當為夷式裝飾品，因全部出自同一墓葬(M11)。至於此等滑石飾其中有些刻有中原式玉器流行之卷雲紋，無疑係受中原玉雕影響之結果。(見後述)

最後論及曲阜魯國故城甲組墓(夷人墓)出土之一件石圭。(圖三：10)此石圭為商周玉石戈演變而成，但援之前端甚寬，與中原地區常見之較規整之東周石圭(戈)，於形制方面不盡相同。³³足見夷式之石圭(戈)，亦有其特色。

東夷玉雕可上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之大汶口文化玉器，^{34、35、36}其後之山東龍山文化(距今約四千五百年)，玉雕工藝已頗為可觀，^{37、38、39、40}迨降至東周卻一落千丈。由以上論述，可知東周夷式玉石器，多數取材於滑石、玉髓或水晶。此或由於夷人後裔財富極大減少，故捨價格昂貴之玉材，而以廉宜之滑石等代替。雕工方面相當粗糙，遠不及精雕細琢之中原玉器。紋飾亦頗為單調(幾何圖案)。凡此種種皆顯示東夷玉雕之式微。此種狀況與東周夷人後裔政治、經濟地位多較低下以及夷文化之沒落，當有密切之關聯。

上述夷式玉石器，其種類與中原玉器種類相同，且夷式玉石飾亦有以中原地區流行之卷雲紋為紋樣者。此等現象說明東夷後裔深受中原文化之影響，故於玉石雕工藝中亦有所反映。

尚值得注意者為臨淄郎家莊齊國貴族墓隨葬之玉石飾；其中除中原式者外，尚有夷式者。此似可說明身為統治者之周人後裔，受土著東夷文化一定之影響。按不同文化並存，雖有主次之分，然互有影響勢所難免。郎家莊齊國貴族墓之玉石飾即為一實例。

-
- 33 《洛陽中州路》，圖版肆捌：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圖版叁拾：3-9。
- 34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鄒縣野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月，頁92-94、97，彩版。
- 35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12月，頁22、23、35、96、98、101、105，圖二七：9、八〇：3、7，圖版24、97：18、25。
- 3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膠縣三里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3月，頁42-45。
- 37 同上注，頁88-89。
- 38 劉敦愿《記兩城鎮發現的兩件石器》，《考古》，1972年4期，頁56-57。
- 39 臨沂市博物館《山東臨沂湖台遺址及墓葬》，《文物資料叢刊》，第10期，頁17-18。
- 40 Wu Hung, "Bird Motifs in Eastern Yi Art," *Oriental Art*, Vol. 16, No. 10, pp. 3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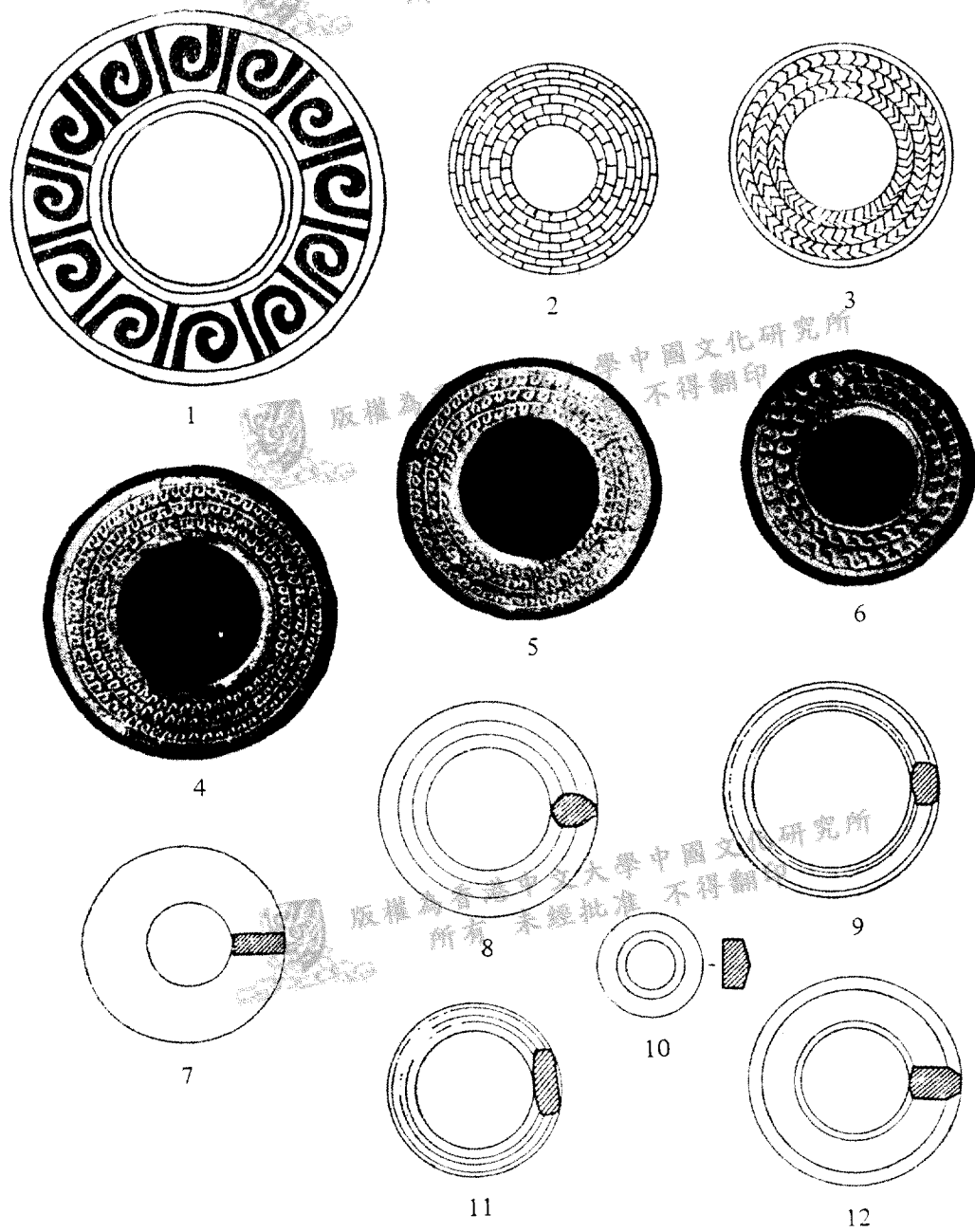


圖 一

1-7 璧 (1-3 昌樂岳家河 M139、M102、M150、4-7 臨淄郎家莊 M1 坑 1、坑 4)
8-12 環 (臨淄郎家莊 M1 坑 2、坑 9、坑 8)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楊建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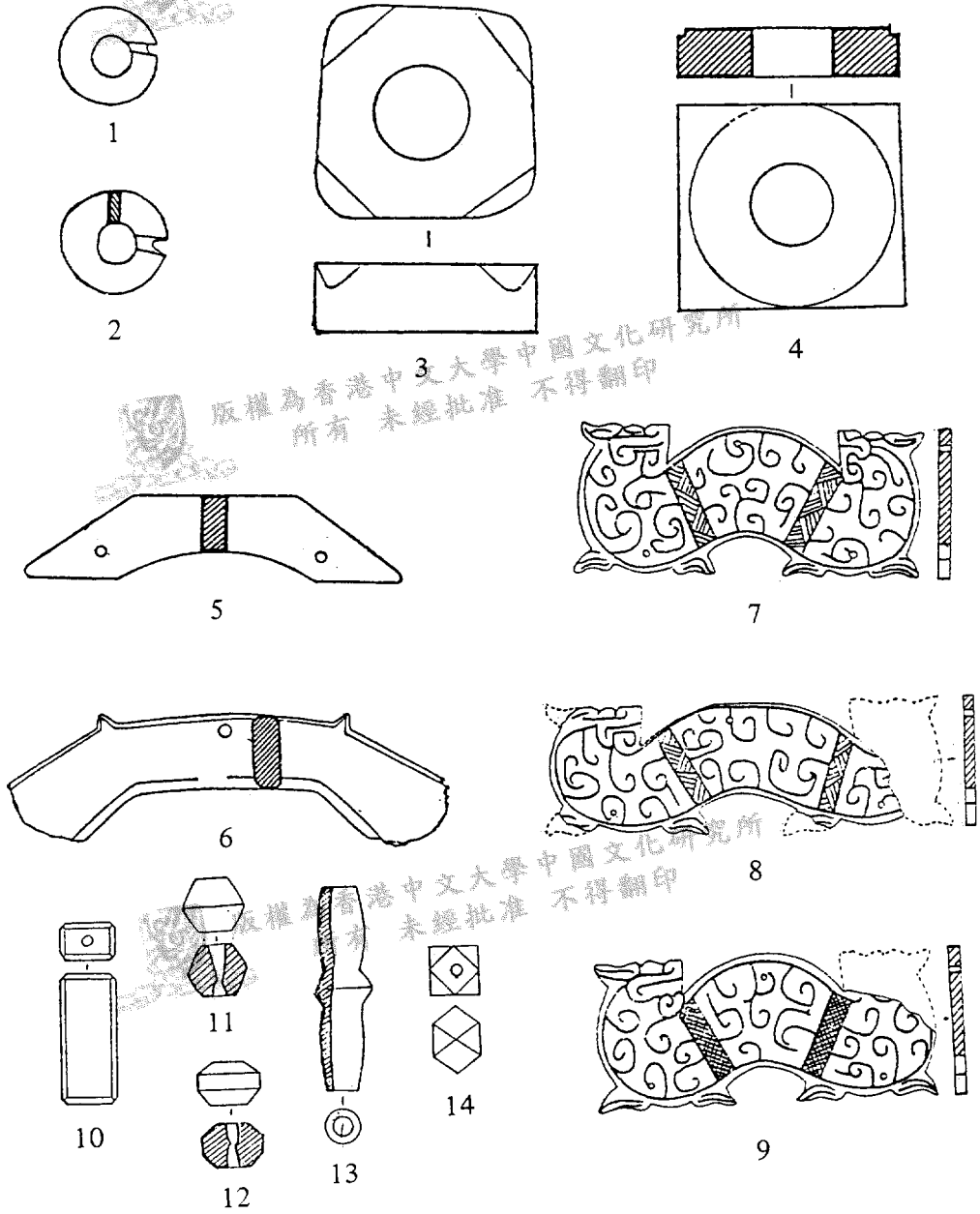


圖 二

1-2. 玦 (臨淄郎家莊M1坑10) 3-4. 琮形飾 (臨淄郎家莊M1坑8、坑10)

5. 璜 (臨淄郎家莊坑10) 6. 珩 (臨淄郎家莊坑8)

7-9. 獸形珩 (淄博南韓村M11) 10-14. 玉髓及水晶管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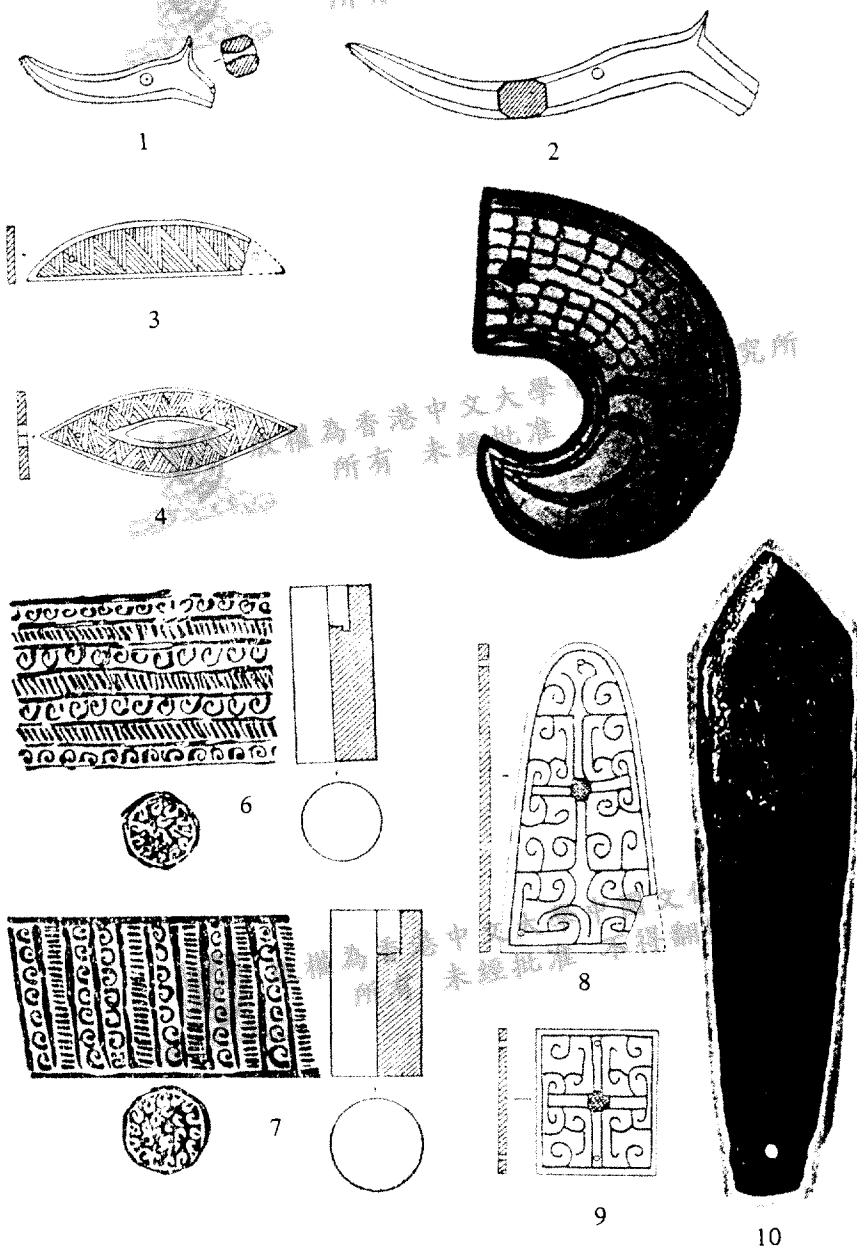


圖 三

1-2. 簡化龍形佩(臨淄郎家莊M1坑8、2) 3. 眉形飾(淄博南韓村M11)

4. 梭形飾(淄博南韓村M11) 5. 牙(莒南大店M2)

6-7. 圓柱形飾(臨淄郎家莊M1) 8. 圭形飾(淄博南韓村M11)

9. 長方牌飾(淄博南韓村M11) 10. 石圭(曲阜魯國故城M212)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Yi Style Jade or Talc in the Eastern Chou Era

(A Summary)

Yeung Kin Fong

Most jade or talc of the Eastern Chou era unearthed in Shantung are in the familiar style of the central region. There are, however, some jade or talc that are particular in style and have not yet been described. These articles are mainly made of talc, chalcedony and crystal. Their shapes are either flat in the back (*huang* 璜) or with horn-like protruding ornament (*heng* 珩). In respect of design, there are grains of mat and scales and parallel curves. Geometric patterns are prominen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As these articles under discussion are excavated from tombs of descendants of the Yi 夷 trib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y are sculptures of the Yi tribe,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Yi style jade or talc.

